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卷十三　　　　宋　蘇軾　撰

周書

梓材第十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為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為國也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

矣古者國君馭此為難孟子所謂不得罪於巨室者
周公敎康叔曰汝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巨室
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於巨室所惡於巨室者惡其
危國也周公曰無肩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
室何為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
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情當以意求之乃得葢當時衛有大家得罪於衛當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紂殺武庚管叔刑不可遂故教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

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於三卿之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為寬辟以逸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為國君之所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毁

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痏也是人因為君幹事而痏
傷人者可以直宥也於是王乃啓監厥亂為民而寛
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亡之餘
而鎮撫之禮敬其鰥寡比次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
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倣其命令
當何所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於激事不小忍而求
速決則叢故横生靡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
息使相容養以至恬安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

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

稽考也敷治也菑去草棘也陳脩脩舊也疆畔也畎

壟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塗塈墐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良材可為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敷菑室既

垣墉既樸斵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斵削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

夾近也懷遠為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為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為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用懌先王受命

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奥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懿然皆粲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

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

蘇逢吉第旦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

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

王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為變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曰洛邑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葬于畢在郭東南社中明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嘗因巡狩而朝諸侯於洛邑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

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帝及配者各一牛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用太牢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

之謂書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

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

周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庶殷諸侯皆在故召公託為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後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怨以復國也如武庚蓄謀以伺隙者多矣其智藏于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籲呼天徂往其逃亡出其囚執以叛我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於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誥王也庶

假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邦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面嚮也言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

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
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
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況能博謀
于衆以求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
其德
王不敢後

王疾敬德不肯遅也

用顧畏于民碞

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服事也洛邑為天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
當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
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脩人事而已功事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為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於殄戮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皐陶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慎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戮則皐陶不當戒舜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為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為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

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為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

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庶殷雖以丕作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

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

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賫王祈天永命而已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鎬為宗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

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於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為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

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宫東闕北闕武庫宫室極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所以少留嗣行僻佑之事以終營洛之功為復辟之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民懐土

重遷故以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

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稱衆也殷禮盛禮也雖不在祀典者皆次秩而祭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

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

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辨事也今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

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為政乎此雖小過如火始作不即撲滅則其所灼爍者漸不可絕矣自今以往凡處彝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為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往皆當即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汝心裕廣汝德勿牽於私昵則汝永有辭於天下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

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

方鎮爭貢羡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頒朕

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饔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

如此則不永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勸王脩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

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和恒常和也

居師

定民居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衆大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

迓衡導我於治平

予沖子夙夜毖祀

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

王曰公功棐迪篤

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即辟焉

今當命伯禽為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勲者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惟以伯禽為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保濟文武所受民為周四方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公功肅將祗歡

祗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去我則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

不厭康民之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刑儀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弘大成王之恭德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厚施典法於賢人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為先古之言恭者甚盛

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者以周公為先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

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具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

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彊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

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是歲始冬烝於洛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

故騂牛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諸侯殺騂以禋諸侯咸格

王入太室祼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書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卷十四

宋 蘇軾 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弋取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

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敢求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帝既不畀殷矣則民皆持為此說曰天將降威于殷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

引去也故逸者則天命去之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夏之先王不往從放逸之樂故上帝格嚮之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此桀也淫泆且有辭飾非也

惟時天罔念聞

雖有飾非之辭帝不聽也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方

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小大邦為紂所刑喪者

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所與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

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於伐殷則覲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中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今三監叛予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即於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

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為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事者則為百僚而今不然以為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
事我宗臣多遜不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

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為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

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言㒳子孫當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别之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為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為此言也是蠛蠓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於書曰以戒成王也人皆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詆娸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為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

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於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

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篇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太甲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旧功

康功安人之功旧功農功也

徽柔懿恭懐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於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

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酏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臺榭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

遠女色毋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者用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為仁殺為不仁薄斂為有德厚賦為無道此古

今不刑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為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為仁也厚斂所以為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

於世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人不怨讒者而怨聽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書傳卷十四

書傳卷十五

宋 蘇軾 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為左右相

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

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為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敎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為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為周謀也宗臣之深

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
而退老於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
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
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終出於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若其以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遏絶也佚失也經歷歷年

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遏絶放失前

人之光明蓋生於深宫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

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蓋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沖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

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為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即伊尹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

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
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
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
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

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為政不久則不能保乂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明主賢臣為政既久則天乃為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臣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於奔走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乂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則民信之若蓍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此三王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具念有以濟明我邦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

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

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見者以道顯也冒聞者以德被天下聞也

武王惟茲四人

虢叔亡矣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令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共叩

以中流而止予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周人以鸑鷟鳴於岐山為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人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奭耇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矣況能格于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

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勗

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併力

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

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於如此可不懼乎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

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為憂也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為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

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為未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祇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惠猶言願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玆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没仲為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

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為始封之君則周

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没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誅也蔡叔因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因三年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偽也中不足則必彊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於視聽之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

蒲姑城二篇亡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

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

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

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碱砆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念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怨天猶赦之猶賢於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

使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祀天地鬼神又不知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貪也懫忿也尊用此人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永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開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

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旣奠居則刑罰可以勸

而況於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

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為

周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

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閒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

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

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

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

屢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為五年於此矣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於小大衆正之人皆

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於事無益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閲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汝無怨也

書傳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卷十六

宋 蘇軾 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周公率羣臣進戒於王贊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憂此者美哉鮮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强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

知忱恂於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臯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

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爲往也桀之所往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於

暴德是以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凶人凶人各即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眞有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即俊殷人去凶而後用賢夏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

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

先罰而後賞蓋緣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

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

内協商邑外以顯德於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

命奄甸萬姓

甸治也帝欽我而伐紂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

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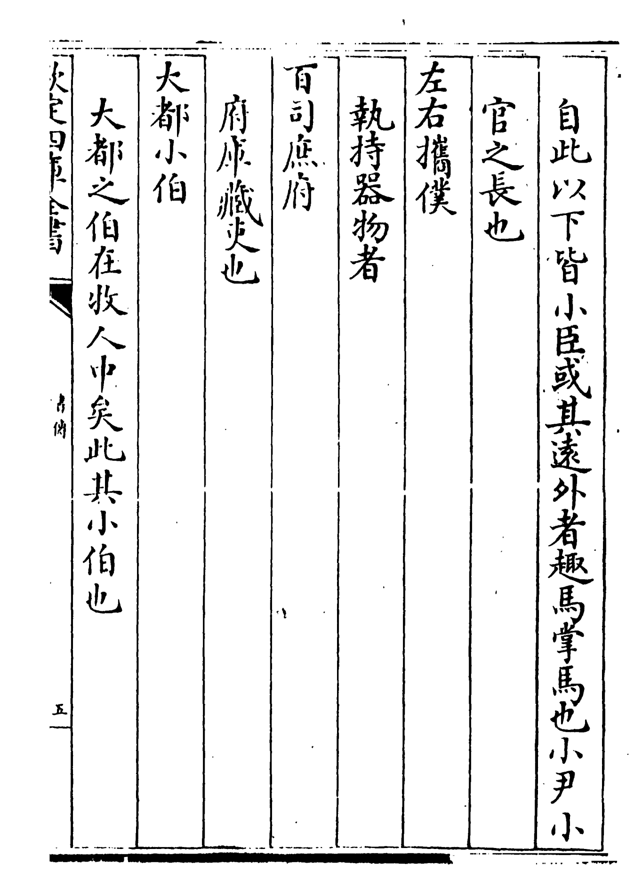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

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府庫藏吏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執技以事上者

表臣百司

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

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常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亳或曰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歷數此者欲得

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知君子小人之心

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俊去凶

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相我受民

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流言讒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一話一言聞斯行之則不

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喪亦多矣必受

而繹之未惟成德之彥則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

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我受美言於人不敢自有而獻之於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已宅則復繹之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勱勉也何謂憸人賈誼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世德之憸徵兮遥增擊而去之是之謂憸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夫周公尤以獄爲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屬司寇蘇公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詰治之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於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也是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尚書用山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爲三公也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法也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殷未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内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内爲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

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

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畀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一作幾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明王覩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為國不在官多而在得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爲經以政事緯之與刑無相
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故冢宰爲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爲地官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於禮而成於政和

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於夏故宗伯爲春官司馬爲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爲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蓋藏故司空爲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為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也

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廵守故以五載為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

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令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於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蓄疑敗謀

人主聞讒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大於此者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畢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媮於初必艱於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惟讓爲能和是以貴之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

三公也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
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慎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國語曰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𡚱二篇亡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於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以爲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

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
命所謂旌别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
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

有以也夫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

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爲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於風者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有所興廢出納皆洛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

子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於臣以來衆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為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為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

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之子不可以不論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書傳卷十六